

吴海燕 徐根生



淮 剧

母与子

36.537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陆稼林

封面设计：丁纯一

淮 剧

母 与 子

吴海燕 徐根生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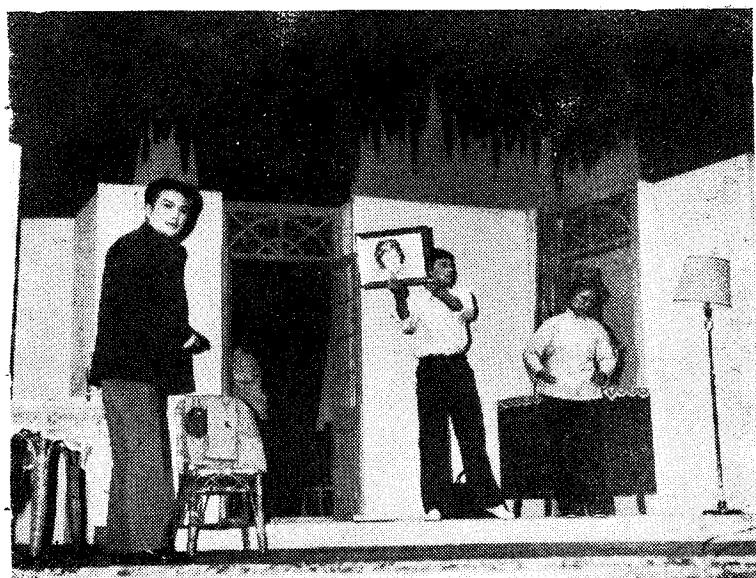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.5 插页 2 字数 43,000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册

书号：8078·3376 定价：0.22元



第一场 强林：“我只有一个妈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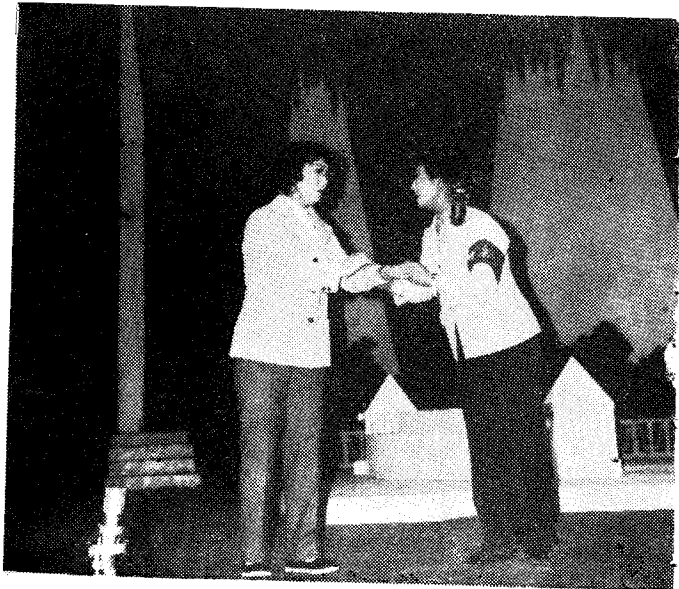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场

桂珍：“今日更觉情相依。”



第三场 何大妈：“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……”



第四场

小岚：“这伤疤，难道你忘了不成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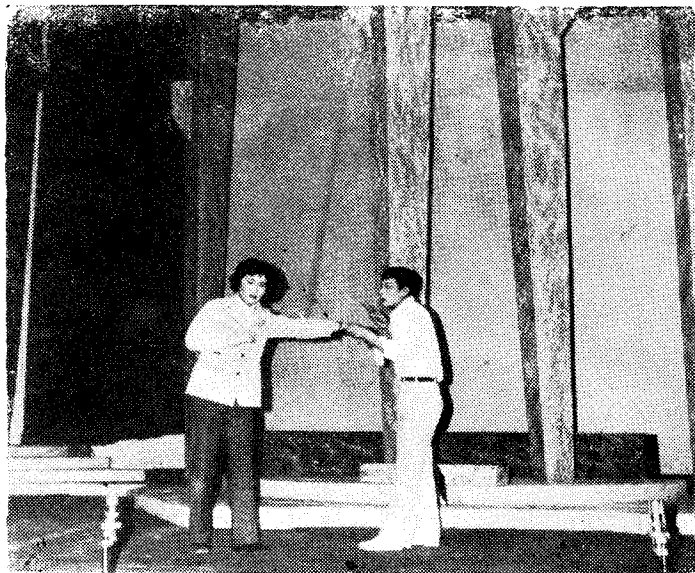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场

强林：到派出所去讲讲清楚！

第六场 强林：“爹，我真的没有干坏事呀！”



第七场
强林终于明白后母就是当年受害人。



第八场 强林痛悔不已,一声“妈妈!”叫出口。



· 上海淮剧团供稿 ·

前 记

记得剧团刚排练《母与子》时，有人打听：“这个戏是写谈朋友，还是写‘海外赤子’？”见我们对此一概摇头，不由失望地说：“那有啥意思，一点‘花露水’也没有。你们怎么会想到写这么一个戏！”是呵，我们怎么会写这样一个戏呢？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，一群普普通通的人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，仅此而已。回顾这段创作历程，倒也挺有意思的。

人生的道路上，谁不经历做子女和父母的阶段？但每个人可曾认真想过自己在做子女和父母的时候，该对社会、家庭，老一辈或下一代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和责任呢？在工读学校深入生活后，这个问题常在我们脑海中盘旋、思索。十年动荡，动荡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，也动荡了每个家庭。当我们在工读学校、少教所……面对众多体魄强健、面容端正，但却智力低下、不懂文明和道德的失足者时，不由地感到阵阵揪心。“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的责任呵！”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的肺腑之言。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，我们的意念何尝又不是如此！九个多月的深入生活，我们交上了一大批新朋友，在和师生

们共同学习、劳动的日子里，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我们亲眼目睹了那些心灵蒙上灰尘的孩子们如何“濯清污泥展新颜”；亲身感受到老师们既是严师，又是慈母，他们深深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心。于是，强烈的创作欲望油然而生。可是当剧本初稿问世后，却有不少同类题材剧目相继上演，相比之下，总有雷同之感。一时间，我们苦恼过，徘徊过。生活，千变万化，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和事也是千貌万态，为什么作品却会“千人一面，似曾相识”呢？究竟该怎样迈步？搞下去确实很棘手！舍弃吧，又于心不忍，总觉得既然生活中许许多多闪光的事情能扣响我们的心，为什么却不能搬上舞台去撩拨观众们的心呢？显然，关键在于如何在同类题材中开拓新路。我们仔细分析了手头的素材，并再次沉到生活中去感受。在观察和思索中，我们想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，孩子的失足下水，往往家庭是主要原因；孩子的堕落犯罪，又给家庭和亲人带来难以言喻的精神痛苦，并增添社会的不安定因素；浪子的回头总离不开亲人和社会的引导；生活中，“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；关系复杂的家庭，矛盾也更为错综……既然同类题材的其它戏，大都以社会教育为侧重面，那我们就不妨从家庭教育入手。一着棋走活了全盘棋。在《母与子》中，我们设置了“家有五口四个姓，八仙桌旁坐的四方人；说亲不是连着根，非亲倒是一家人”的特殊境况，用特殊的人物关系构成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，在斗争的漩涡里着意

刻划继母桂珍——一个普通女工高尚的心灵美。这样，我们感到原先的框框有所突破，思路似乎也开阔了不少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在生活中确也曾遇到过一个“家有八口四个姓”的家庭，这是由两个在“文革”中遭到不幸的家庭所重新组合的。我们看到这一家人是那样地和睦融洽，亲密无间，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，五个孩子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。如果一个继母尚且能承受世俗偏见的压力，不念前嫌，尽心尽意教育好子女，那么，天下的父母更应该担负起教育好子女的重任；每个家庭搞好了，国家的事岂不也好办得多了。这，也正是《母与子》所力图揭示的主题。

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深刻的主题，生动的艺术形象，蕴藏在时代的洪流和人民的生活之中。几次下生活，每每都得到新的启示，创作也随之进展。生活的感受丰富了剧本，加强了我们对于桂珍这一人物的理解和塑造。《母与子》从创作到演出，翻过了三本日历，这期间，我们感受到的苦恼和挫折远多于欢乐和喜悦。但磨炼和锤打对于我们青年作者来说，很有好处。它使我们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，也清醒地估量到自己思想、艺术上的弱点和不足；它使我们领悟到“艺海无边苦作舟”，不下一番苦功，不奋勇攀登，是不会有出息的；它也更使我们倍感集体的温暖和力量，多少同志无私地热情帮助与积极扶持，是我们难以忘怀的。

《母与子》所反映的仅是我们生活激流中的一朵

小浪花。伟大时代的风貌，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，不断涌现的无数社会主义新人，远比我们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更为壮阔，生动，完美，还有待于我们不断去努力描绘呵！

吴海燕 徐根生

人 物 表

桂 珍——某纱厂女工，强林的继母。

强 林——劳教释放青年。

张连生——某纱厂钳工，强林的生父。

小 岚——某商店营业员，桂珍之女。

外 婆——家庭妇女。

何大妈——退休工人，里弄党支部书记。

飞 虎——待业青年。

大 毛——待业青年。

飞虎娘——家庭妇女。

纠察、民警

第 一 场

〔一九七八年中秋节，傍晚。

〔某里弄老式住房。门前小院有花草、冬青树。室内洁净明亮，有一门通向内室，另一侧通厨房。

〔幕启：小岚手提菜篮、月饼盒兴冲冲上。

小 岚 （唱）中秋佳节人欢欣，
秋风送爽花如金。
家家团聚乐融融，
小岚我里外忙不停，
忙呀么忙不停。
杏花楼月饼味道好，
桂花酒开瓶香喷喷。
炒上几只拿手菜，
显一显我的手艺真高明。

〔小岚进门忙个不停，毛手毛脚地发出响声。

外 婆 （自内室出）谁呀？

小 岚 外婆，是我。

外 婆 怪不得乒乒乓乓的。大包小包真不少呀！

小 岚 今天中秋节，妈说要吃团圆饭，特意叫我多买点菜。外婆，你尝尝，杏花楼的金腿月饼。

外 婆 （忙躲闪）不，不。

小 岚 怎么？

外 婆 我一向吃素不沾荤。

小 岚 （天真地）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买点素月饼呢！

外 婆 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我吃不吃又有什么关系，只要你们一家人高兴就行。

小 岚 （没趣地）那，那我先去洗菜。（下）

外 婆 又是一个中秋节……又是一顿团圆饭呀！

（唱）逢佳节勾起往事情难禁，

忆当年女儿外孙伴我笑盈盈。

看眼前秀娟故世小林去劳教，

怎不叫我梦萦魂牵难舍难分。

女婿虽然人和顺，

无奈已经娶新人。

虽说她亲声热语将我唤，

嘘寒问暖多殷勤。

只为我不是亲娘不是婆，

终究是客客气气难贴心。

秀娟啊，你不该走得那么急哇！（一阵心酸，暗自流泪）

〔桂珍拎着提包上。〕

桂 珍 （唱）一封通知报音讯，

桂珍我匆匆回家准备迎小林。

他提前释放回家转，

我欢喜，我高兴，欢欢喜喜、高高兴兴，

却又担着几分心。

今日里，合家欢聚度佳节，

从此后，我的担子更不轻。（进门）

妈！

外 婆 哦，哦，回来了？（偷偷擦去泪水拿起针线活，却总也穿不进针）

桂 珍 （忙上前）妈，我来！

外 婆 唉，老了，不中用啦。

桂 珍 妈，你上了年纪，身体又不好，就多歇息吧！
有什么事尽管说，我来做。

外 婆 你在纱厂也够辛苦的啦，家务事怎么好多麻烦你呢！

桂 珍 （从提包中取出纸盒）这是小林爹特意给你从功德林买来的素月饼。

外 婆 （意外地）这……真难为他了。

桂 珍 妈，小岚把菜买回来了？

外 婆 嗯，真不少呢！

桂 珍 那好。今天这顿团圆饭，还要多添一个人呢！他来了呀，我看你准会高兴得合不拢嘴！

外 婆 唔？

桂 珍 （笑语）妈，小林要回来了！

外 婆 （惊喜）小林要回来了？桂珍，你不要骗我。

小林要劳教三年才满期，我算得清清楚楚，今天才两年一个月零三天。不可能，不可能……

桂 珍 小林在农场表现不错，政府决定提前释放他。

外 婆 哦，提前放了？

〔小岚从厨房跑上。〕

小 岚 妈，你回来了！快帮我去买包味精吧！

桂 珍 你这个大厨师倒会差人呐！妈，等他来了……

小 岚 哎呀，我还等着用呢！

〔小岚拖桂珍。〕

桂 珍 死丫头，看你一双油手，把我衣裳都弄脏了！（对外婆）妈……

外 婆 看你们娘儿俩！（对桂珍）你就先去吧，有话回头说不迟。

〔小岚把桂珍推出门外，返身。〕

小 岚 哎呀，饭糊了！（急下）

外 婆 （自语）小林要回来了，小林要回来了！

（唱）祖孙重逢在眼前，

喜煞我白发苍苍年迈人。

细思忖，欢喜之中又添心病，

不知桂珍——她对小林存何心？

时候不早，我还是快收拾收拾吧。（入内室）

〔天色渐暗，一轮明月升起。〕

〔强林提旅行袋上。〕

强 林 (唱)回乡路走过一程近一程,
心切切,恨不能三步并作两步行。
望断云山盼故里,
来到家门步却停。(放下旅行袋,深情地抚摸着门框)

[幕外旁唱:

月照窗棂花摇曳,
风吹石阶叶飘零。
此景此情依稀在,
耳旁似闻慈母音。

[幻觉。强林母亲的画外音:“小林,小林,你回来了!”随即幻觉消失。

强 林 妈妈!

(唱)眼前哪有慈母影,
唯听见秋虫孤鸣两三声。
昔日温暖何处觅,
眼前景象多冷清。
妈妈呀,我的妈妈呀,如今强林好悔恨,
是我伤透你一颗慈母心。
而今浪子愿回头,
爹爹呀,你能否谅解我强林?

[强林欲进又止。飞虎娘提油瓶上。

飞虎娘 (碰着旅行袋)哎唷,是哪个瞎了眼的放在这里?存心要害老娘跌跟斗!(发现强林)啊唷喂,阿林,你回来啦!想不到,真想不

到！哎呀，啧啧啧，人瘦得象根芦柴棍子，苦死了！听说那个地方一天二两饭，睡觉要用大绳串……

强 林 （打断）胡说八道！

飞虎娘 就是嘛！这下子好了，外婆见了你，要开心死了！咳，你不晓得，你前脚走，你娘就……（干泣几声）这个家，啧啧啧，没法讲啦！熬了两年，总算你老子开明，喏，又给你找了个晚妈妈！

强 林 （一惊）晚妈妈？

飞虎娘 怎么，你还不知道？她呀，进门才三个月，里里外外谁敢不听她的！

强 林 不要讲了！

飞虎娘 好，好！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要我多管什么闲事。咳，我是眼见气不平，你烧香也不能赶掉和尚。

强 林 什么意思？

飞虎娘 你外婆……看我又多嘴了，不说了。（欲走）

强 林 阿姨，把话说清楚！

飞虎娘 你一定要听，我只好讲罗。

〔飞虎娘在强林耳边点点戳戳，嘁嘁喳喳。〕

〔强林火冒三丈，欲冲进院门。〕

飞虎娘 （急拦）哎呀，小祖宗，你省省吧！人在矮檐下，不能不低头，往后，千万要夹着尾巴做人！象我家小飞虎那么讨人欢喜，她都看不惯，要是见到你这副样子，又刚从那种地